



姚雪垠文集

绿窗书简

书信



19

姚雪垠文集

19

绿窗书简

书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姚雪垠文集.第19卷/姚雪垠著.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ISBN 978-7-02-008126-4

I. ①姚… II. ①姚… III. ①姚雪垠(1910~1999)

—文集②书信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92317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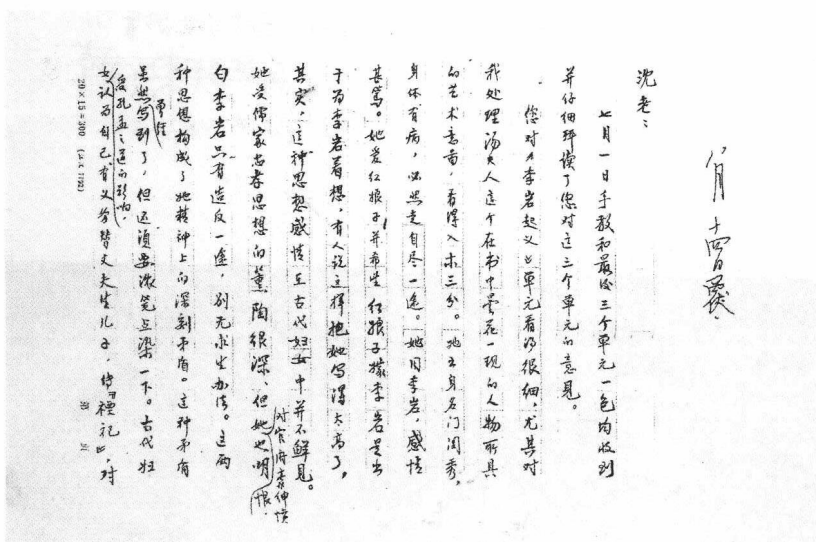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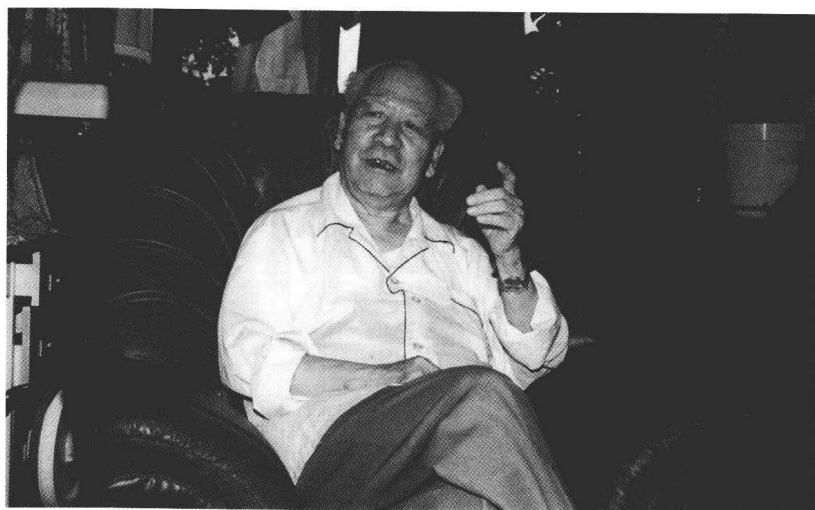
在广东 (19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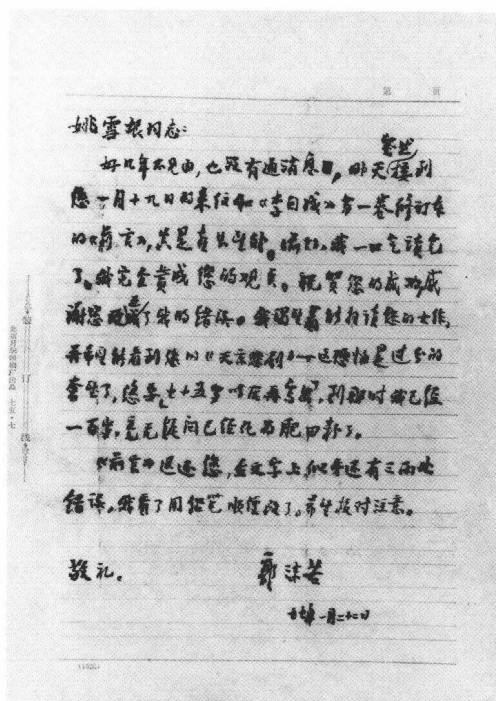
给友人写信。(20世纪80年代)



给茅盾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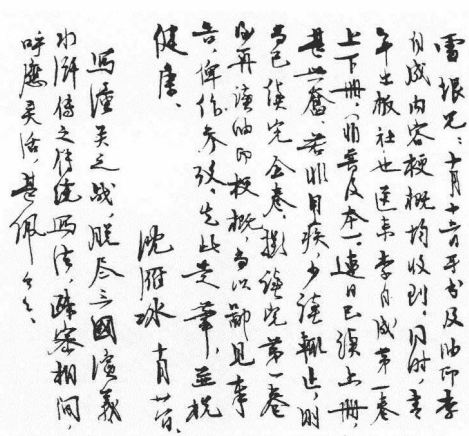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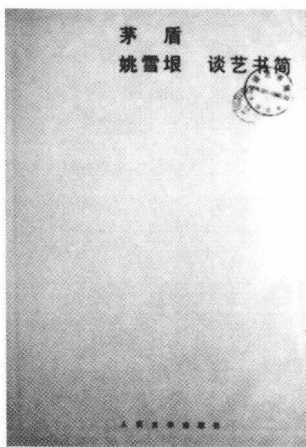
侃侃而谈。(20世纪90年代)



郭沫若的复信。(19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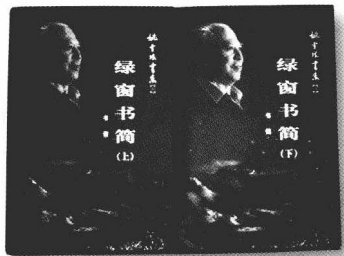
冯玉祥关于邀请讲学的书信。(1943)



《茅盾姚雪垠谈艺书简》，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年出版。 茅盾的复信。(1974)



装订成册的部分重要书信底稿。



《绿窗书简》，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0 年 10 月出版。

本卷说明

本卷所收书信按内容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是就《李自成》的创作以及编辑、出版等方面的问题写给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责任编辑和有关负责人的信。给编辑室的信按时间先后编排。给责任编辑和有关负责人的信先按姓氏笔画、再按时间先后编排。

第二部分是写给各界人士的信，先按姓氏笔画、再按时间顺序予以编排。

第三部分是家信，接收信人与作者的关系，先以长幼为序，再按时间先后编排。

第四部分是写给有关单位、会议的信，按时间先后编排。

编排依据的书信原件或复印件大部分由收信人提供，也有一部分辑自作者留存的底稿。凡是发表过的书信则同时参考有关报刊进行排校。对于信稿中字、词、标点的脱误之处，本卷作了技术性的修订。

因《文集》第十五卷收有作者全部诗词，故书信中凡附有诗作而与该信内容并无关系的，本卷多予删去，在注中说明。

作者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曾拟自编一本《无止境斋书信抄》，后因故搁置。本卷即以作者当年所写的序言为序。

《无止境斋书信抄》初集序*

老年,为着节省时间,我很少向朋友们写泛泛的问候信,所以谈问题和工作情况的信较多。现在将这些信选出一部分,编为一册出版,题名为《无止境斋书信抄》初集。在这本集子中,反映了我对历史科学的认识,以及对历史科学与历史小说的关系的认识。我的这一些认识不一定深刻,不一定正确,不一定对今日有心写历史小说、历史剧、历史电影的同志有什么用。倘若有一点点参考意义,当然更好,但是我不作这样奢想,倒是想听听同志们的读后意见,使我的认识提高一步。

我在长期从事《李自成》的创作实践中不断探索长篇小说的美学问题,在一部分书信中反映我在这方面的探索和点滴心得。但是日常写信只能随时谈几句,从若干封信中反映出粗略的思想轮廓。写信嘛,和有计划地写出学术论文大不相同,何况我在长篇小说美学问题这方面还没有能力写出有体系的学术论文。长篇小说的美学问题是一个内容十分丰富的课题,很多重大问题在我的别的文章和学术性报告中谈出了一些意见,而在给同志们的信中并未提到,或者虽提到而未多谈。这缺点我很明白,但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在“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中,所谓“评法批儒”问题,对我是

* 《无止境斋书信抄》因故未能按计划出版。——编者注

一个严峻的考验。在这本集子中也有部分书信反映了这次斗争。

有一部分书信已经请人抄了出来,还有的已经在过去几年中陆续发表过了,但在这本集子编定时,我一则考虑这本集子的内容有所侧重,二则考虑不要使字数过多,所以那些信决定不收入了。我有不少同朋友谈诗的信,包括谈古代诗人和古典诗,这本集子中都没有选入。前年,老友荒芜同志出版了他的诗集《纸壁斋集》,受到喜爱旧体诗的读者的重视,现在马上要重印。几天前荒芜催我为《纸壁斋集》重印本写了一篇序,引起我一段回忆,所以在这本书信集中选了同他赠答诗的一封通信。另外几封是关于《忆向阳》的信。曾有人说,我原来是捧《忆向阳》的,后来忽然批评了《忆向阳》。这是社会上的误传,克家不会有这个意思。因此,编这本集子时,顺便将有关《忆向阳》的信选入几封,既可作为史料看,也可以反映我对诗的欣赏趣味。当克家才从五七干校回京后,我接到他寄给我一张单身照片,穿一身藏青(照片是黑色)中山服,立在中山公园“和平万岁”牌坊前,旁有花池。我当即写一首七律寄给他:

喜接克家近照,赋诗奉赠

一片骄阳照缙衣,
公园独立近花池。
老来体健何妨瘦,
职去心闲宜有诗。
纸上青春留烙印,
山头翠霭待丰碑。
管城莫谢生花梦,
异地同君共相期。

这首诗流畅而不凝重,含意也浅,所以我没有公开发表。在寄这首诗时,我在信上(还有其他书信)对克家作过诚恳建议,大意

说不要随便写诗作文,要耐得寂寞(我很强调耐得寂寞),树立一个战略目的,即写一部长诗,反映我们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历史。纵然生前不能发表也不要紧,身后发表也是贡献。当时一般略有见解的人们都已经对我国的现实问题有了觉醒,所以我劝他写出有深刻“哲理”的长诗。“哲理”暗指思想认识深刻,这是我在当时情况下使用的词儿。我的赠诗的第六句“山头翠霭待丰碑”,即是期待他能够站得高,写出一部反映这时代的长诗,像树立一座“丰碑”。这是一九七三年的事,可叹时光匆匆,毫不等待我们,整整十年过去,我已经七十三岁,一部小说尚未写完,而克家已经是接近八十高龄,纵然我们互相鼓励,在文学事业上重新树立较高目标,恐怕也来不及了。

出这本书信集的用意不是宣传我对历史科学和历史小说的见解,以及我通过长期创作实践探索长篇小说美学问题的某些认识,而是提供我个人的一些“第一手资料”,对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用处。为着使这些过去的书信能够更好地起到资料作用,我对有些信写了跋语,有些地方加了小注。有些长信原来就有小题目,有些是在这次编辑时加上去的。但是我常常在一封信中拉杂地谈了几个问题,所以每封信的大题目不一定能够代表全部内容,分类成组也只是相对性质。

在这本集子中,我给茅盾同志的书信数量最多,这是因为一则他确实学问渊博,创作经验丰富,分析作品细致,不惟常有精辟见解,而且常能窥探到我的艺术构思意图,我希望趁他健在的日子多向他请教;二则他喜欢谈学问,谈问题,可以说我有信他必答,回信往往很长,而有些朋友和同志就缺少这种真正谈学问的兴趣和热情。直到他死前几个月,我偕我的助手俞汝捷同志到北京医院看他,一谈起学问,他的兴致很浓,一方面他的身体支持不住,一方面不愿我走。他还纠正我对一个冷僻字的读音错误。不料那次的病房长谈竟是最后一次,而今这位文学大师离开我们已经两周年了!

两年时间不算长，可是仿佛已经很久了。在茅盾同志离开我们两周年的时候，我编好这本《无止境斋书信抄》初集，这是时间的巧合，就以此书对他表示我的一点追思之情吧。想着以后不再有向他请教和互相讨论问题的机会了，胸中不胜怆然！近若干年我给茅盾同志的书信，没有全部收入这本集子中，而早年茅盾同志给我的书信都在人世沧桑中遗失了。在学问上，创作经验上，茅盾同志是我的前辈和师长，而在我的创作方面，尤其对于《李自成》的艺术追求，我认为茅盾同志是我的真正知音。尽管在个别问题上我们也有争论，但是在重要问题上，在小说艺术上，我们不仅没有争论，而且他的意见常常给我鼓励，增加了我对小说艺术的探索勇气。有些情况，留待将来在我的回忆录《学习追求五十年》中追忆吧。一九七七年当茅盾同志八十一岁寿辰时，我寄去一首七律祝寿：

笔阵驰驱六十载，
功垂青史仰高岑。
平生情谊兼师长，
晚岁书函泛古今。
少作虚邀贺监赏，
暮琴幸获子期心。
手浇桃李千行绿，
点缀春光满上林。

第四句诗即指我们从“文化大革命”后期起的来往通信，谈史论文，非一般问好应酬信。第五句诗指他对我的“少作”如《差半车麦秸》和《牛全德与红萝卜》的称赏，第六句诗的“暮琴”指我的《李自成》。这本集子中所选抄的我写给茅盾同志的信，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李自成》的写作问题。

当一九七四——一九七五年时候，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思想文

化战线上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大搞“评法批儒”，到处乌烟瘴气，令人窒息。大家心中不平，尽管在背后纷纷议论和斥骂，却往往不敢在通信中谈相反的话。我与茅盾同志忍耐不住，冒着书信检查的危险，谈论我们的看法。在这本集子中有关“评法批儒”部分，我特意附录了茅盾同志于一九七五年七月一日写给我的一封信谈“评法批儒”问题的信。曾经一时风靡全国的所谓“评法批儒”，在今日人尽可以斥其为荒谬，但是在当时的情况则不然。选录茅盾同志的这封信，可以反映这位值得我们尊敬的老人的做人风骨和思想光辉，也可以反映我同他在那样日子里能够互相信任，在信中交换对敏感问题的真实看法。

书信，有些是在当时可以公开发表的，或是有意写出来公开发表的，有些却是在当时不宜或绝不能公开发表的。在这本集子中，两种书信都有。打倒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这本集子中的多数信都陆续发表了。只要是写出自己真实思想和见解的信，都是向别人打开心灵的窗子。我现在编选一部分书信出版，也算是向读者打开一部分心灵的窗子，同时也是关于我的思想见解和创作情况的自白或汇报。读者看了这一册过去的书信，会不会讥笑我“敝帚自珍”呢？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四日于北京无止境斋
(原载一九八三年四月十七日香港《文汇报》)

目 录

《无止境斋书信抄》初集序	(1)
给文学编辑室	(1)
给王维玲	(24)
给刘文治、阙道隆	(36)
给江晓天	(39)
给阙道隆、江晓天	(89)
给丁力	(94)
给丁心德、姚绍堂	(110)
给丰村	(112)
给王亚平	(117)
给王成玉	(125)
给王庆生、张永健	(126)
给王忍之、贺敬之	(134)
给王俊义	(137)
给毛泽东	(145)
给尹雪曼	(149)
给邓小平	(154)
给艾恺	(158)
给卢镛轩	(160)
给叶圣陶	(161)

给白寿彝	(167)
给冯天瑜	(169)
给冯雪峰	(173)
给吕琦	(180)
给朱子奇	(183)
给朱光潜	(190)
给任光椿	(194)
给任访秋	(200)
给刘岱	(204)
给刘斯奋	(210)
给刘增杰	(220)
给许岱	(231)
给苏金伞	(236)
给李准	(239)
给李蕤	(242)
给李传锋	(244)
给李治华	(245)
给李悔吾	(250)
给严家炎	(255)
给吴小如	(259)
给吴功正	(262)
给吴永平	(268)
给吴秀明	(287)
给吴组缃	(289)
给邱胜威	(295)
给辛甫等	(300)
给宋一平	(304)
给张国光	(309)
给陆荣椿	(312)

给陈明	(316)
给陈丹晨	(318)
给陈丕显	(320)
给陈纪滢	(324)
给陈扶生等	(338)
给陈怀皓	(345)
给陈舜臣、陈谦臣	(348)
给林默涵	(353)
给茅盾	(368)
给周勃	(457)
给周韶华等	(464)
给胡绳	(468)
给胡天风	(476)
给胡乔木	(479)
给胡启立	(481)
给胡德培	(483)
给荒芜	(489)
给俞汝捷	(495)
给姜东舒	(501)
给洪洋	(503)
给姚北桦	(507)
给徐迟	(510)
给殷书训、王明杰	(512)
给凌力	(514)
给郭沫若	(516)
给郭毅生	(519)
给栾星	(524)
给涂怀理	(531)
给龚啸岚	(534)

给程千帆	(536)
给曾卓	(547)
给谢蔚明	(549)
给蔡仪	(557)
给臧克家	(560)
给端木蕻良	(601)
给翟泰丰	(605)
给穆青	(608)
给王梅彩等家人	(610)
给全国妇联五七干校	(650)
给全国妇联	(655)
给鲁迅《花边文学》注释小组	(660)
给湖北省出版发行局编辑部	(664)
给商务印书馆	(666)
给《文物》编辑部	(668)
给湖北省委宣传部	(671)
给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	(681)
给《旅游》编辑同志	(686)
给《红楼梦》学术讨论会	(689)
给《书讯》编辑	(693)
给邓县政协	(696)
给湖北省作协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	(698)
给湖北省文联并转呈省委宣传部	(701)